

第二卷

中国西部散文精选

本书使我们看到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西部散文家，看到西部各民族融合、交流、碰撞、交融的历程，看到西部丰富的社会生活，浓郁的风土民情，看到西部雄浑壮阔、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景色，看到西部人更多的信仰、理想、生命魅力，不同的理想信仰和时代精神风貌。

这是中国西部散文家们的一部力作，它集中了西部新时期20年的成果，力作，从浩如烟海——打捞出，第一次集中呈现在西部散文界，并奉献给广大读者，成为西部散文界在世纪之交的一部力作。

ZHONGGUO XIBU
SANWEN JINGXUAN

史小溪 / 主编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目 录

第2卷

史小溪

黄河万古奔流 / 001

陕北高原的流脉 / 009

孟澄海

落日般辽远的张掖故地 / 019

凉州词 / 022

刘亮程

树会记住许多事 / 027

一个人的村庄 / 031

叶 舟

西宁的街道上走过 / 038

蒋 蓝

熄灭的马蹄 / 045

沈 苇

和田玫瑰 / 054

唯 色（藏族）

西藏在上 / 064

雷平阳

桧溪笔记 / 070

云南黄昏的秩序 / 077

阿 舍（维吾尔族）

沙漠或梦想 / 082

杨泽文 (傈僳族)

乡间生灵 / 092

聂中民

独舞在天空的蝴蝶 / 102

安元奎 (土家族)

寻找巴人 / 107

徐怀亮

月照秦长城 / 112

李 城

穿越阿尼玛卿 / 116

姚胜祥 (侗族)

最后的石器 / 124

李子树下听花开 / 129

嘎子

美人树 / 134

碧小家

辉煌的葡萄 / 139

杨启刚 (布依族)

傩戏的晚唱 / 145

梁晓阳

清凉的台地 / 149

常龙云

缥缈巴山路 / 158

朱 奇

青海湖 神秘的湖 / 163

杨 村 (苗族)

村寨记忆 / 167

马步升

绝地之音 / 171

康 剑

金色的布尔津 / 176

泾 河（回族）

回旋在天堂的牛铃声 / 180

王更登甲（藏族）

冬 晨 / 188

张秉毅

我和我的羊群走过四季 / 192

伽 蓝

胡 姬 / 198

王小忠（藏族）

行走在甘南草原 / 209

杨 雪

魅力昭化 / 218

彭升超

传统造纸里的苦难回想 / 222

谷运龙（羌族）

羌笛悠悠 / 226

陆 军

内心的村庄 / 234

杜福全

寂寞的天空 / 241

第广龙

漂泊的钻塔 / 244

赵 力

乌帕尔之灵 / 248

宝音巴图（蒙古族）

大地的烙印 / 253

孙文珍

倾听陕北民歌 / 259

左波东（景颇族）

蒙莱河的鱼 / 263

冯剑华

遥远的泸沽湖 / 267

葛建中

风雪瞿昙夜 / 272

阳 飏

中国邮票旁白（节选） / 275

蒋雪峰

蜀道的绝唱 / 287

扎西达娃（藏族）

聆听西藏 / 292

风 马

康定城小记 / 298

谢家贵（苗族）

我的图木舒克 / 302

傅查新昌（锡伯族）

玉米使者 / 306

黄河万古奔流

史小溪

现在我开始感到晕眩，我已感觉到黄河疯狂的翅膀扇起的风迅速从我全身扫过。

千山飞崩，万岛迸裂。巨大的毁灭巨大的再生。此刻，吞天吐地的壶口大飞瀑，正挤压着旋转着呼啸着浩荡而来。上游数百米宽阔的茫茫河面，突然在这里急剧收缩，收缩，收至三五十米一束壶口，然后一下跃入无底深渊……

黄河，第一次显示出它咄咄逼人的立体感。黄河，那罡风般奏出的粗犷凝重交响，仿佛要把它不朽的生命体验与无悔的信仰色彩永远铭刻在人类历史深层！壁仞对峙的壶口涧槽内，巨澜翻江倒海，惊涛喷涌嘶鸣，令人胆战心寒。飞瀑洪流激起的数十丈水雾腾空而起，蒸云接天，箭雨沾人，顿觉天风海雨，晦冥迷离。

周遭是一条条被嶙峋巉岩割据的小瀑布，我就站在离壶口最近的河西岸这个险峻岩层之角，也就是摄影师们常担冒险风险抢拍瞬间的那个最佳之角。黄河！在这里最能看清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最能看清滚滚黄流从天际腾跃而来，大起大落大沉大浮的威武气概。

现在，千仞黄流咆哮，整个宇宙都似乎在巨响中颤抖。这是汹涌澎湃的黄河在绕了一道一道弯流后，留给我们的一幅最残酷而壮阔的美！这是驾波腾浪的黄河在扰乱了它水流的行进后，完成的又一次从无序到有

序的剧烈更迭……

雄性是最野蛮的。雄性是最强悍最富进攻性的。

而就在这时，悬瀑之角的我一阵战栗，视野开始迷茫。我知道那是儿子扑向黄河的欣慰之泪，生命之泪！

九曲连环千回百转的黄河啊，我们人类的童年正是在这儿开始的，华夏祖先最早的文化思维与生存概念正是在这儿诞生的！

二百万年前的一场地动山摇的地壳裂变运动，黄土高原被一劈两半。八十万年前，波涛汹涌的黄河岸边站立起原始人类。

于是，漫长而悠久的世纪，你在这亘古如斯的大千流域，经受了一次一次的大裂变大融合。火炼长空，水激乱云，虎啸龙吟，雷奔电泄，一刻不停地切割着秦晋峡谷粗粝的青石岩层，叩探自己的命运，哺育一个伟大的民族。

于是，飘然文客，戎马武夫，无不在你面前表现出一种坦荡豪迈的胸襟，昂扬炽烈的精神境界。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黄河磅礴的气势令人动魄。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喷流射东海！”那黄河不屈的精神叫人折服。

——还有“长河落日圆”、“黄河远上白云间”的浑雄、悲凉、悲而不苦苦而不怨怨而不凉的描写，也令人倾倒……

黄河，世世代代流渗在这个人类星球最大民族的血液中……

一刹那间，我想起了那首歌，那首黄河之滨的陕北人祖祖辈辈用他们的歌喉，用他们的勇毅、坚韧、辛酸阅历和生命体验雕磨出的古老的船夫曲：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道湾？

几十道湾上几十只船？

几十只船上几十根杆？

几十几个艄公把船来搬？

我的眼界漂过最远古的羊皮筏子——把几张鼓起的羊皮和几根木棍捆扎在一起，沿着漫长的数千年岁月相袭走来的羊皮筏子。抑或是一只古老的船，浊浪长甯的褐黄急流中，船头几个扎白羊肚手巾的老艄公，赤脚裸背，俯首抵臂，大张着口，高耸臀部，使出浑身的劲紧摇着棹柄。哗，一个巨浪劈头向船舷盖来，又一个巨浪向船舷盖过来。船儿时而上浪峰，时而跌进波谷。老艄公，一副铜铸的形象，搏风击浪，昂首把舵驾船驶向彼岸……

粗犷又粗犷的古船、粗悍又粗悍的船夫曲伴随着黄土和黄河，远了，逐渐在我视野消失——如苍凉的永久，历史的伟严，哲理的隽永。我知道，那是我的蒙太奇幻觉，是我心中的一种生命的撞击，是我内心蕴含的悠远而深切的感怀。

现在，就要落在山陲后的初秋的夕阳，洒给黄河一派红色热情的气氛。黄河风卷浪高，浓重黏稠的浊流洪涛喧吼狂腾，巨大声响若万鼓齐鸣，浓烈的泥腥味满河谷放肆漂泊。两岸裸露的坚硬有力的青灰岩层，被阳光打磨成古铜，极为荒美。由飞瀑激荡升腾起的水雾经光线折射而闪耀出一道道神奇彩虹。

我很兴奋，我庆幸我留下来。

我想起刚才自己还在犹豫。车在路上出了故障，日光西斜才赶到壶口。他们嘟嘟囔囔。按照他们，瞭上一眼也就足了，于是他们不连贯地、傲慢刻薄地指责了半天属虎人（我属虎）的本性利己，生性多疑，爱炫耀，反复无常。最后一扭身挤上那辆赶趟的小面包车闹嚷嚷一溜烟地走了。走了，走就走去。我主意已定。我要在黄河滩上住下来，经历一个不寻常的夜晚。再说，我坦然。学者罗修德并不全像他们那么阐述属虎者：属虎者，生来不知疲倦，有些鲁莽并终生受着苦和乐的折磨。但不管他多么潦倒，孤独，所遭受的伤害和失望有多深，他都是不会气馁的。他痛恨被人轻视，乐于采取独立行动，时刻迎接到来的挑战……这就够了，足

够了。

黄昏，峡谷骚动不安的苍黛暮色就深刻下来了。两岸犬牙的锯齿的凸现凹褶的栗色状石山，滞重地指向天界，天界已属那种令人惊叹的浅蓝。远处村落一簇簇小屋升起缕缕炊烟，几只盘踞的野鸽子开始从那里轻轻着落。山垭壶口旅游管理处的那边透出几束凝红的光。河滩是低地，棕色的荒滩上不均匀地点缀着沙子、石头和野蒿的黑色。此刻，我想起保尔·瓦雷里的诗句：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我想起这些句子。虽然我清楚，我有些孤独，但我内心深处骚动的是那种孤独的竭尽全力追求一种善、美和一种崇高境界的人。是的，是追求。于是孤独而不消沉而不绝望。自然，如果说我过去曾自以为懂得了一些什么，那么，现在我面向非凡气度的黄河，我立刻觉察到自己全部的肤浅和渺小。不，我并不理解黄河，因为这如天倾倒的飞瀑奔流不复的黄河，就是整个一部巨大的人类苦难史搏斗史开拓史。而我并不理解这条长达五千多公里，在亚细亚古铜色版图上滚动的河——这条在整个人类地球上也是无可比拟的东方雄性之河！

我大把大把抓来河柴蒿草，然后燃起一堆篝火坐下来。熊熊的火噼噼啪啪，明明灭灭，生长着酡红和神秘。

乡民们说是石埽（壶口土称）内有一座美丽的晶宫水城，生活着应龙世族（龙，它浓缩着远古民族强烈的感情、思想、信仰和期望么）。也许，它们不安分守己。有一天终于爬上岸，然后蜕化，然后图腾……壶口，曾挖掘出由水生物向爬行动物过度的生物种族——二趾兽的化石。那个深奥莫测的壶口石埽，会不会有河怪？像人们耳濡目染的英吉利断带尼尔吉斯湖湖怪，刚果原始热带大荒泽泰莱湖的莽兽，阿根廷南部纳韦尔瓦皮湖中那个头大大的缓慢游动的神秘物。我幻想着壶口龙潭的怪物，脊背已阴森森的，恐惧和一种电磁感应般的威慑已悄无声息漫漶全身。但我渴望……

没有什么。生命原本不在珍惜，生命更在于扩张，从自在向自为裂变扩张。华夏祖先的一个部落就是这样的曾在这里生息并和大自然搏斗过。

何况我是二趾兽的后裔……

何况我带着酒，上等的好酒。这是我早就准备好塞入背囊的。对，抓过瓶子来，对着黄河，干一口，干杯！和我的二趾兽祖先，和这原始荒芜而永恒的河风。半醒半醉半睡眠状态，虔诚地膜拜一回壶口风涛，甚好。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拜倒在它的脚下——那是对力量的崇拜。

篝火渐渐熄灭，只有一两点偶尔被夜风掀开的猩红。夜现在沉沉的，我站起来向壶口下游走去。黄昏时宛若青铜浇铸的远山山体，此刻已变成一幢幢比夜色还浓重的僵滞的墨黑剪影。十里龙槽！那一条窄窄的石槽，几乎让人不敢相信那里面装着汹涌澎湃的黄河。我想起他们，他们准又在那里伴着他们自己独创的那些沙哑嘶叫的歌，还有吉他，跳开狂欢的霹雳舞或是缓慢节奏的“塔兰台拉舞”，那脚步肯定摆得嗒嗒地。还在白天，他们就在那个宽展的平台摇摆开来。让他们去。我要向未知的深处探寻，要贴着古老的黄河滩浪漫这么一个夜晚。思考的人生也许是一种痛苦，但惟其这样才堪称真正的人生。

夜风，焕发出它那种强暴的力量。背后，壶口的怒吼很清晰，却在逐渐减弱。才发现一轮朗月耀在峡谷昊空。壶口夜月玄黄莫测。

远处，枣核状的黑黝黝的河心礁石如俯视的一扇大门，横戈中流，平分河水，似在无声叙说。

那就是传说中“山石为禹所凿”的“孟门山”。那孟门巨石之上，至今还赫然镌有前清丹州（今宜川）一位郡守“卧镇狂流”四个方丈朱红大字。孟门，实为黄河之巨扼。我国记载水道的地理书籍《水经注》曾生动复述过之。

传说洪荒时代，黄河被孟门高山所阻，使天下洪水泛滥，人们只好爬到树上或在山岩峭壁掘洞藏身。大禹之父鲧，为拯救同胞，勇敢盗取上苍的“息壤（神土）”，逢山斫木，垫平洼地，把人们居住的地方加高……但是鲧，在羽山倒下了。因为盗神土，天帝派火神把他杀死在雷电轰鸣

的羽山之野。鲧，是我们永远倒下去的父辈，他骄傲而悲惨地代表着古老的华夏，当然他同时又是照亮后代的灯塔！洪水重新泛滥。鲧的儿子禹决心继承父业。他发现黄河在壶口附近的孟门这个地方被石山阻挡，致使天下洪流汪洋。于是他劈孟门，凿龙门，疏通河道，遂使急流一泻而下直入东海，使人类得以生存的陆地露了出来……

后人总结他们的教训，得出：无源之水，可以壅防遇抑；有源之水，只宜宣浚疏导。

——锋利的鍬子启开千年封闭淤塞，也遗留下沉重的古谣和哀伤的叫人不忍复述的故事！因为传说，传说大禹那时毛发披散，厚硬的脚掌与手指上鲜血淋漓。为了浚流，他必须扭曲变形，把自己变成一只白熊，变成笨拙而孤独的熊兽开掘坚硬的河道（大禹的妻子惊愕地发现了变为猛兽的丈夫，终于永久地变成山垭一块守望的冰冷石头）……

故而，龙槽又称“熊道”！

至此，全部悲壮崇高的生命意蕴和独具新鲜的哲学含义才从这里全部展开。

这是传说，是谜，是历史。男人的血，女人的泪……

“把残忍施在我身上吧，我毫不在乎。”沉静坚强而又勇敢的大禹，冷酷外表下埋着很深的感情。因为他毫不动摇地从这里出发，又踏上决汝汉、排淮泗，疏通九河三江的雄劲征途。（壶口上下一带村庄多处盖有“禹王庙”、“姑姑庙”——据说禹找的是当地女子。故至今这里仍香火鼎盛，纪念他，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

——大禹，无疑是华夏民族中极为优秀的人物，是远古一位伟大的治水英雄……

黄河现在在月光下只是隐隐的古典式的褐黄。山嶺望夫石模糊静穆，孟门“砥柱”笼罩上一层淡淡岚霭。不知为什么，此刻，我的阴郁的想象力像西方印象派一样丰富而辉煌，河岸的一切一切都在我的视野里站立起来。我看到了不远的彼岸那片隐约不清像一幅画一样荒美的“陆地水道”。自古以来直到20世纪初那里都曾是拉纤之道，上下来往的船必须在壶

口上下两边的古渡口卸货上岸，然后船底垫以滚木，沿着那条陆道缓慢迟滞地滑引，纤拉，直到绕过瀑布再重新装货进入水中……

那遥远年代那些裸膀露背奋力拉纤的纤夫，那倔强日子响起的船工号子，也是那只白熊怒吼的延宕么？

古老河流不断演绎岁月沧桑。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艰苦年代，黄河之滨的一群热血儿女，在土窑洞的煤油灯下，用粗糙马莲纸，浩喊出一部震撼天地的黄河大合唱。那也是那只白熊怒吼的延宕么？

万岁！黄河。我躺在岸上，倾听黄河的夜阑涛语，也倾听自己心律的跃动。我好像在接受一次精神再生的洗礼，是的，不错，这是一次独特颖悟的“黑色弥撒”。后来，我看见孟门石壁、拉纤古道、层岩迭峦开始模糊并摇曳起来。那时我一定瞌睡了，黄河摇篮一样优美雄浑的喧嚣足以引人进入梦乡。我后来就睡着了。

……黄水荡荡，天风浩浩！我看见了禹，高大而模糊，他的声音浑厚若来自空旷天外：尔等后辈，敢不敢像脚下的壶口黄河，那么一跳，那么一跳……

我知道，谁要是此刻敢接近飞瀑一步，定将粉身碎骨，可我还是闭上了眼，我的躯体一阵痉挛，然后可怕地开始下沉。但这时我听到了歌……

我醒了。太阳新一天的轮辐已悬在峡谷山巅，两岸男子汉气概的灰暗山脊被沐浴得一派灿亮，整个世界豁然开朗。黄河气度恢宏，一如昨天澎湃，峡谷漂泊的泥腥味，依旧不歇止地舐舔残黄并浓烈。

面前宽展平缓的河面，有人撑着船。那里传来高亢粗犷苍劲的《黄河船夫曲》：

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九十九道湾上九十九只船，
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
九十九个艄公把船来搬……

越过滔滔黄河，古老民歌倔强豪迈的叫人神往！在我的感觉和愿望中，仿佛一切都不复存在，唯有这富有生命感的声音。

我的面前渐渐升起一轮令人目眩的光环，展开一条闪耀金光的水道：中国《东方时报》展望：不久，将沿着壶口那条古拉纤陆地水道开凿一条“人造小运河”，全线开通黄河中上游航道。壶口下游处还将修建一座巨大的黄河电站。法国《发展论坛报》披露：物理学家用欧洲联合环形聚变反应堆在一点八秒钟里再造了一个太阳——这是在一个大环里实现的温度高达二亿度为太阳内部温度十倍的太阳！人类长期以来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为三千年生产取之不尽的能源。

……黄河在奔流！人类历史的文明长河在奔流！

在这里回味庄子寓言中北海主宰神告知黄河之神河伯的话，是足以给人深长颖悟的。是的，一个没有坚定生存态度的民族是要衰落沦丧的；同样，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也注定不会步入强盛之林。“源出昆仑披霄决汉”的黄河，是以其如许的浑厚博大启迪他的儿女的么？！

且听华夏正气篇：“有志者生其乡，可以厥然兴矣！”

“源出昆仑衍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双腾虬浅直冲斗，三鼓鲸鳞敢负舟。”

——好个厥然兴！好个敢负舟！

虽说到了隆冬，黄河在这里将会被巨大的冰块交叉挤兑形成“冰塞”。但不久，破冰期就到了，坚冰板块将惊天裂地般位移，洪流激浪将排山倒海猛烈拉开……

那个北方春季我要再来，我想。我的热血又开始澎湃……

1992年3月22日完稿延安

陕北高原的流脉

史小溪

那个春天异常干旱，以至延河最上游靖边南部边缘长大的我的年轻文友小刘，在给我的信中模仿着当时流行的歌曲写道：天不下雨，天不下雨，天光刮风……

确实，那个春仅仅滴过两次温轻尘的朝雨，老天连一场透雨也没恩赐这块土地上辛劳刨挖的人们。而烦人的沙尘暴，却是一场接一场地肆虐。就在那个四月，我北行靖边，然后由小刘伴陪，折西南，走进那条哺育陕北山川的延河发源地一带。

延河上游在安塞县故址沿河湾一劈为二：东面一条仍称延河，沿剑华寺、萧关驿、芦子关的川谷伸入靖边县天赐湾与杨米涧的南梁；西面一条当地人亦称杏子河，沿杏河、张渠、豹圪台的沟壑伸入靖边县大路沟西北。沟、涧、湾、台、渠、梁，名字很精确的概括了延河上游源地的轮廓。

生命似水。伟大的黑格尔说过：生命与水流同源。是的，河流几乎哺育了全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延河是我的父辈世代繁衍生息的河流，她滋润了陕北黄土地古老灿烂的文化和不屈的生命意志，我的整个祖先就长眠在这条河流中下游的一个山冈上！不能设想，哪一条河流会像延河这样能引起我久久驻足和强烈的探寻欲望。这就是她的纯血统的后裔我，若干年后为什么孜孜以求要到延河源头去，我的内心甚至为此而隐隐生出些许

骄傲。

我们穿行在延河源地荒凉的白于山脉，这是陕北无定河、延河、洛河几条较大河流的分水岭，北部山势延缓斜谷开阔，南部沟壑纵横梁峁连绵。条条小河逶迤北去的，都注入了无定河；弯曲南流的，都归纳延河或洛河。河流从东西走向的白于山向南北辐射，构成了陕北高原源地的骨架。当然我的目光更多是投向山南的延河水系。

天公关照，那两天细雨霏霏，徒步行旅挺爽。东风把山梁上的树木吹得前仰后倾，仿佛一夜间草就绿了地面。沟洼里的山丹丹枝头凝红，招展着不屈的血性；崖畔上的粉红色地椒花，一串串爆竹似的挂着，羊儿最爱吃这种河源一带独长的芳香花草，故此这一带的羊肉肥而不腥不腻，味道特别美。

这季节，当叫春水了。白于山地的瘦瘦的延河，在陡峭山沟迂回，她几乎不假思考地就孤傲地自北而南选择了纵贯陕北高原的流向，以向死而生的勇武之气，扑向了这片干渴的大地。长年累月奔突的水流将两岸切割成二三十丈深的河槽，岸崖扭结着，撕裂着，横布着凸凹不一的奇形，透露出瓦灰或茄子色的紫红状。河沟无路，险峻难行，村庄多挂在半山腰或山坡上，路就缠绕在山坡。唯一一条通向沟底的白色小径，是村民们在漫长日子里驮水挑水踩出的，那道闪亮的白痕印证着他们久远年代以来的生存状况。

延河源地许多村落还没通上电，夜间仍点煤油灯。村子一般二三十户人家，最小的仅几户人家，你听那些村名：小豆湾、玄子梁、坳咀、邢家崾岈、云山岔……村名似乎告诉世人这里所难见的隐秘。听说，仅四十年前，上游山梁上还有大片的林子，很粗壮的树，什么时候已不知不觉消失了，山梁山峁袒露着荒凉，使人心中莫名地涌出许多感慨。庄户人家的窑院墙畔，栽满一种黑绿色宽大叶片的物儿，我陡然记起这是一种叫“太皇根”的土生土长的中药草，可敷搽跌伤、烫伤，熬成汤药可灌牲口泻火。在延河中下游它早就绝迹，在这里却长得如此葳蕤繁茂。

山梁上春虫唧唧，鸟儿在树丛欢快叫着，唱歌一般，像在彼此表达什

么感情。正是“农时气象鸟先知”！起伏连绵的远远近近，农人们已垦出一片一片断续勾连的新地，碰到山里劳作的农人，我们就停来说几句话，他们总是用粗糙的手抓起一把黄土：早了，太早了，今年怕要遭年谨了。然后慢慢排开焦灼，友善地与我们谈村里的事情。

这里是最典型的杂粮区，农作物大多种豌豆，红小豆，荞麦，谷子，糜子，玉米……豌豆占三分之一到一半，荞麦比例也很不少。山大坡缓，通风，豌豆荞麦开花时授粉好，结籽稠，售价也好。老乡们告诉说，豌豆一斤一块一毛多，荞麦也卖到七八毛，玉米四毛钱还没人要。

遇到的每个村民几乎都这样回答：这里最难的是给儿子找婆姨。找一个婆姨最低也得掏一万多彩礼，家境越穷掏得越多。因此，许多人仍然延续着“走西口”，到蒙地巴彦高勒、乌梁素海。这偏远地带，每个农家的父母都希望给自己的儿子找个好媳妇，却又都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大川村子或更远的县城周边。如此这样下去，那不等于要自绝于世么！

因为考学出去的人不多，周围方圆几十里村落诸如谁家的孩子考到了西安、延安、榆林的大学，他们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我问：村里丢色子、打麻将么？他们说：没见过麻将，山里没人会赌那东西。这在外来人看来，多少也过于古朴，不合时尚。

无论是从地域文化边缘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考察，远天远地的延水源地，她的正统偏于保守、封闭而导致滞后的现象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她同时却又保持着源地文化中的粗犷、豪放、自由、洒脱的本性，捍卫着人性的友善、纯朴、真诚——这些人类至高无上的东西。这使我有一种困惑和复杂情绪。

山梁上飘来悠长而苍凉的曲调，这是我熟悉的信天游，同时在空寂的山谷，忽然听到“咩——咩——”的叫声。不久，一只长着硕大犄角的公羊圪抵，骄傲地高昂着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草地，它背后跟着上百只混杂白绒羊和当地土种黑山羊，缓缓地游走在它们无数次经过的这些荒山野岭。最后我们看到了牧羊人，这是个地道的陕北牧羊人，有着三边人那样高直的鼻梁，肤色黧黑，黑中泛黄的眼球，面部褶皱有力棱角分明。他头戴单

薄筒帽，着羊皮短褂，身上扑来浓重的膻味。

他的衣着令我亲切。《延安府志》载，“古时延州，乡人入城，大半戴毡笠，裘帔黑羊皮。”可见那时，陕北人御冬寒之装，倒更似北方蒙古人。其实在我童年记忆里，故乡尚有不少人戴毡帽，着羊皮褂，特别是牧羊人，裹着暖和的老羊皮袄，在冬日的山野可躺可卧。现在延安附近，早已不见这种装束了。这源流一带尚有如此穿戴，上古之风犹存啊。

他憨厚一笑，算做对我们问候。他说他五十多岁，但长年野外奔波，容貌显然要老相一些，阳光和风霜在他脸上刻下过多过深的皱纹标记。我小他几岁，我尊称他“拜识”。“拜识”是陕北人对歃血为盟结义兄弟的称谓，有时也恭称陌生路人。我知道这样称谓已把一种道义、信任和友爱馈赠于他，他会忠诚维护的。

我说刚才听到了他味道挺纯正的山曲，给我们再甩两段吧，“谷米稀粥慢火火熬，听山曲就为品那味道”！

于是，延河源地的群山高巅，响起了那自然朴素的像敲响黄金属一样的民歌，那变幻跌宕的旋律挟裹着令人心颤的忧郁向四方张扬！

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
五十里路上眊妹妹。
半个月眊了十五回，十五回，
就因为眊你跑成罗圈圈腿。

天天刮风天天黄，
走走路路我把妹妹想。
那一天我眊你没进院，没进院，
只眊见你的脑顶顶没眊见脸……

他唱了一段，又一段，声情并茂。再加那唱词修饰里婉转咏叹的呀、啊、噢、唉，更使徐缓的歌声饱含沧桑。最后，直至眼里潮潮地，嗓音低